

毛共的魔掌深入東南亞

黃哲真

馬來西亞與中國大陸建交之後，可能發生的影響，首先會使東南亞各國有其反應；次則，蘇俄必與毛共在此地區加強鬥爭，民主國家如其不予遏阻，共黨力量自將擴展。亞洲安全與世界自由，為一體的兩面，亞洲未能安全，世界何有自由，所以這關鍵是很大的。

因自民國三十八年毛共竊據中國大陸以後，韓戰即起，越戰復發，終使中南半島烽火未已，整個亞洲無地不為滲透顛覆，甚至武裝侵略之事件一再發生。這也因為毛共赤化世界的路線，是由亞洲而轉向歐洲的，毛共的世界革命戰略，又是以亞洲為鄉村來包圍西歐及北美之都市的。是以亞洲安全的喪失，即為世界自由的喪失，要維護世界的自由，無疑當以亞洲安全的確保為前提。

不幸我們民主國家忽視於此，竟有所謂「以談判替代對抗」的姑息政策出現，想和毛共謀「關係正常化」，乃伏下了空前危機。馬來西亞不明集體安全制度建立的重要，而迷惑於「中立主義」之足恃，竟與毛共建交。拉薩克總理訪問中國大陸時，周恩來對其表示，他們決不干涉他國內政，對馬共之將如何處置可自決定，而誤信毛幫不再支援馬共叛亂，大馬即可高枕無憂，因而急急與之拉上關係。不知毛共為了拆散民主陣線，並以孤立中華民國，無所不用其極，近年來曾使盡一切陰謀詭計，在國際間從事外交統戰，但說是說，做是做，只要有隙可乘，當仍無孔不入，這又怎能獲得保證？明顯地馬共是一個遵循毛澤東思想為理論指導原則的共產黨，當不會放棄其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路線，周恩來作此表示，只是騙騙世人而已。

馬來西亞與毛共建交之後，馬共還是大肆活動，首先就在大馬東部炸毀了六十多輛的拖引機，並在吉隆坡暗殺警察總監；而在新加坡且發現了多處的共黨旗幟和炸彈，目的即想重整旗鼓，捲土重來，在新加坡製造騷動和不安，通過武力鬥爭，來解放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也可見共黨唯恐天下不亂，愈亂也就愈易混水撈魚；那能一與修好，便得相安無事。可以說，毛共外交的基本戰略是在轉移與和緩內部矛盾，爭取時間以進行其「世界革命」的

活動。所以，它要分化自由國家，製造混亂形勢，現在大馬真的是搞得大錯特錯，而徹底地上當了。因為毛共之謀緩和國際情勢是表面的，是暫時的，而鬥爭則是基本的，長期的，這又豈是和解妥協，而可相安無事。

如使共產黨在東南亞之侵略得逞，那不僅是亞洲地區的自由為之喪失，世界甚至求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境地亦將不可得。為此，每個國家不能親共，而且不能以防共為已足，一定要反共。因防共為事後之取締，是消極的，無從以杜其源；反共為事先之禁制，是積極的，乃可以除其根。不過，防患未然，必須能在思想上振疲興衰，醞釀成爲一種新的力量，方足扭轉當前國際上姑息主義的囂張，來有效地從事反共工作，挽此浩劫。

今日我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鞏固壯大與發展，不僅是遏阻赤流泛濫的中流砥柱，形成亞洲的反共堡壘，而且也是大陸億萬同胞反暴政、爭自由的希望所寄，毛共必然去和世界各國——尤其是東南亞鄰邦極力拉攏，企圖孤立我們。但這是一時遭遇，我們國策不變，我們終能抵禦得住，問題就在他們的這種陰謀詭計，對於世界——尤其是東南亞的和平與安全的損害殊大，這是大家所必要提高警覺的。

由于若干民主國家對毛共姑息，被其乘虛而入，愈益助長其侵略兇鋒，於此自應有所自覺以自救。可惜的是各國當局之因恐共而親共，大家就像趕巴士的想和毛共搭上關係。其實緬甸印尼前車可鑑，而這次馬來西亞還不是一樣的利未見而害其至，誠是時代的悲哀，而爲人類一大慘劇。而且未來的問題更多，牽涉更廣，對東南亞惡勢將愈形不利。因毛共活動的主要方式，就是通過暴亂，使其社會動盪，經濟走向下坡，失業人數日益增加，人民生活日益痛苦，它們便就可以在此貧困落後地區煽動人心，攘奪政權。首先毛共既與大馬有了外交關係，馬共自可得其堅決支持和有力援助。馬共叛亂一成功了，新加坡又何以免？而這自對泰國、印尼、菲律賓共產黨的活動有其鼓勵，必然會於加強，非使整個東南亞為之變色而不可。中南半島尚是烽火未已，如果東南亞各地再被赤化，則西太平洋地區恐將漸次淪入共黨之手

，民主國家再也沒有什麼屏障可言。因此，我們深怕在所謂談判與和解的氣氛中，首先犧牲的是東南亞各國，而我在海外華人，百分之八十羣居於此，又如何不遭其殃，過得生活？自然這是我們之所關懷，我們自應有其所以肆應之道。

我覺得東南亞各國應作政治磋商，同時尋求經濟合作，切勿輕與俄毛來談判交往，這只將會引狼入室，而無法以求苟安。因為共黨有其奴役全人類的最後目標，一意埋葬自由世界，雖在高唱所謂談判與和解的現階段，也不會有其實質的改變，大家豈可任令宰割，坐以待斃。關於此，我們自望東南亞各國能有所醒覺。

為使我們與我們的鄰邦的合作關係不斷加強，彼此溝通反共思想，交換反共經驗是必要的。於此，首先就要我在海外同胞之瞭解中華民國在臺灣復興基地政治經濟各項措施的進步，準備突破國際上的任何逆流，為完成反攻復國的神聖任務而奮鬥。這是值得對外多所宣傳，並歡迎他們來此觀光考

從打倒走資派到批林批孔

尹慶耀

毛共內部從打倒走資派到批林批孔，是一場思想鬥爭，也是一場經濟路線的鬥爭。前二者國內談論的較多，本文擬從後一角度對毛共當前的批林批孔運動作一次分析。但以篇幅所限，還不能對經濟路線的鬥爭作正面、全面的檢討。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四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談話中，有一篇以「中國（毛共）經濟建設中的兩條路線的鬥爭」為題，指出毛共經濟建設中的種種歷史事實，說明毛共黨內存在着兩條相互對立的路線，一條是體現社會主義建設利益的社會主義路線，另一條是利用社會主義來達到自私目的的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路線。毛澤東是民族主義路線的領導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毛澤東搬出所謂三面紅旗，就是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個方針把毛共經濟引上了破產的邊緣。

察，以加深認識。

老實說，無論其為華僑抑華裔，無不具有強烈之民族感，但都愛好自由而反暴政，沒有到過中國大陸的人，誰不寄以迷夢，但一去過了，也就看出其真面貌，而有所醒悟。祇是為免惹禍，他是不會輕易表露其憤怒的，去年筆者到歐美，遇到許多僑胞，知道我們來自台灣，就會默默傾訴其對共黨之如何深惡痛絕。即其居留地已與毛共建交者，他們的反共意識尤見加深，無疑那是一股強大的抗暴潛力，我們應該知所運用。過去我們從事海外工作，毛病就在只問誰是「忠貞」，予以種種便利與優遇，而忽視了這沉默的一羣；其實忠貞責諸於己，而非課之於衆，蔣總統也曾訓示我們「不是敵人，便是同志」，我們要有這胸襟來策使其一心一德，羣策羣力，為我們國家民族及其居留地區盡其偉大的貢獻。否則，共黨乘虛而入，滲透於其間，久而久之，也就居不得了。印尼緬甸華僑遭受慘禍，前車可鑑，這是我們之所關切，應當有其對策的。

毛澤東自己也強調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他所謂兩條道路，是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他所謂兩條路線，是革命路線和反革命路線。他的說法是抄襲自史達林。史達林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在第一次全蘇維埃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有下列幾段話：

「舊制度與集體農莊的新制度有什麼區別呢？」

「……舊制度引向於資本主義。而新制度引向於社會主義。

「你們看，這裏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的道路，另一條是社會主義的道路；一條是向前走到社會主義的道路，另一條是向後退到資

本主義的道路。